

# 清明思绪

■ 作家走笔

宋云奇

一场稀疏清凉的小雨，自天际飘洒而下，洗却空气中呛人的春尘。一群群男女老幼，呼吸着春草的清新气息，走出农户，走出城镇，来到肃穆洁白的公墓或者青绿初绽的坡地土墓旁，摆好供品，燃放鞭炮，点燃香纸，跪拜叩首……阵阵青烟和纸屑之间，一句句有声或者无声的呼唤，自跪拜者口中喃喃而出，抒发着生者于死者的深深怀念和寄往天堂里的衷心的祝福！

清明是一个生者祭奠死者的凝重节日。平常时候，我们都在庸常的事务里挣扎忙碌，缘于生的艰难与心无旁骛，暂且将生离死别的悲痛和对先祖先辈的纪念忘到了脑后。唯有清明这个节日，才让我们从凡俗事务中幡然醒来，记起我们本来不应该忘记的东西。于是，我们不管再忙，也都会扔下手头的庸碌杂事，不约而同地走出家门，走向原野，走向我们的先祖先辈们安息的公墓或者土坟，向他们表达我们的祝福与问候！

清明是一个生者面对死亡、思索死亡、审视自我生命的节日。清明之时，冬天刚刚过去，气温乍暖还寒，但毕竟春天已经来到，我们看到的都是草长莺飞鲜花初绽的温煦与温暖……然而，人世的彼岸，那些躺在冰冷的石板和潮湿泥土之下的先祖先辈们，他们曾经感受的，却永远是严冬一般的冷寂

与酷寒啊！而他们眼下的情景，就是我们即将的未来，面对此情此景，每一个有思想和生命观的人，难道不会思索“我该怎样活着”“我该怎样死去”这样深刻的命题？

宋代诗人高翥在《清明日》一诗中云：“南北山头多墓田，清明祭扫各纷然。纸灰飞作白蝴蝶，泪血染成红杜鹃。日出狐狸眠冢上，夜归儿女哭灯前。人生有酒须当醉，一滴何曾到九泉。”这种“人生有酒须当醉，一滴何曾到九泉”的感叹，不正是生者拜祭先祖先辈之后，对生命、死亡进行反思得出的结论吗？当然，这位宋代诗人的结论，是一种积极向上乐观怡然的结论，是一种珍爱生命享受生活的态度。我们现实中的大多数人，所采取的不也是这种乐观向上、享受生活的态度吗？

生命与死亡是一个浅显而又深奥的哲学命题。一个生命自其诞生的那天起，实际上就开始一步步走向不可避免的死亡。真正看透生命秘密的人是不怕死亡的。但是，有多少人能够看透生命的秘密？能够像哲人一样笑着迎接死亡？所以，一年一度的清明节不断地提醒我们：生命的短暂与珍贵，死亡的难免与自然；不断让生者与死者近距离接触，让生者直面死亡，让其死得有所准备。尽管死是一个缓慢的过程，然而在这个过程中，我

们能够冷静地思索生命，学会坦然地面对死亡，能够以超然的心态，面对世俗的一切。

忽然想到那些躺在坟墓里的逝者，他们都曾经和我们一样，都是生龙活虎的生活的强者。然而他们也终将衰老，回到生命归宿的地方，最终与大地融为一体。他们将生命赋予我们，我们是他们生命的延续。我们现在继续像他们曾经的那样生龙活虎地活着，像他们一样创造着生命的延续，将来也必将像他们那样寂寞无声地飞逝而去……逝者已然逝去，活者还得活着，继续无限的生命轮回……这是生命的戒律，谁能逃脱这个大自然赋予万事万物的无形轮回？

先人已逝，那是自然的规律，我们在祭祀他们的时候不必过于悲伤，心存对他们的感恩与怀念就好！既然我们还活着，那就好好地活着，尽力完成我们的历史使命，创造出无愧于活着的生命价值！如此足矣！  
(躬耕杂志社)



## 往事如烟

冯凌松

# 一段旧事

那时，我在某市最古老繁华的一处落脚。南门之外高楼林立，商厦摩天，车水马龙，灯河绚烂，只有走回院落，才觉出一派清静，幽静恬淡。周末到来，我独处一室，读书困倦了，就看书出门，去外面看生活、看繁华、看热闹。殊不知那一日，我从最豪华雅丽的商厦回来洗漱了一回，打开提袋再回味购物的那份闲适和安逸，而楼宇太深，阳光不够，我便起身拉开帘幔，小推北窗，顿时，一缕美妙琴音隔窗而来，伴缕半帘秋日斜晖，正好打在我的心扉上，溅得满身满眼都是迷离和梦幻，凭窗而立的人手扶着窗框就痴在了那里。

斜晖渐弱，莺莺袅袅的女声随着琴音净丽弥漫，与轻柔婉转跌宕有致的京胡天衣无缝相绕相绕。初时听来，犹如梅兰芳富丽堂皇的“海岛冰轮”，但半句而转，只管哀哀而下，抑扬顿挫去了。一样轻柔翠丽的檀板依节拍，竟把人心唱得冰清玉洁，月在中天。

同一段唱腔，反复回旋，这柔媚干净千回百转，也只有程派青衣才可曲尽其妙。整整一个黄昏，我坐在窗前的光影之中，静听那边婉转弄丝，幽咽低昂，偶尔有一两声低低的男声和轻柔的女声略微点拨，听不分明。男声应该是拉胡琴的，到后来他还配了几句老生唱腔：“仔细选挑，仔细选挑；随心所欲，仔细瞧。”——听清了，《锁麟囊》。那女声唱腔是“怕流水年华春去渺”，这么美妙的唱法，让人“如听仙乐耳暂明”，听得一个人在异地他乡犹如身处故乡童年花园林中。再听：“怕流水年华春去渺，一样心情别样娇。不是我苦苦寻烦恼，如意珠儿手未摸，啊，手未摸。”这样一遍一遍低回婉转，热肠温肺，抽不尽的千丝情万缕，声声嘶嘶，字字云惊，玉润珠圆，呜呜咽咽，伴着那炉火纯青，流纱滚球，抑扬顿挫，饱满跌宕的京胡又配之沉浮起落，清明浑厚的檀板节拍，早让人想起了《红楼梦》里那一回“似这般如花美眷，似水流年……”。那天直到暮色四合，华灯齐放，人去灯灭，那厢才归于沉寂。

下一个周末，正是同一时间，好听的胡琴伴着声韵又飘然而来。直到我要离开那个城市了，每周如是，大约四个人，最多不超过五个人，来也轻轻，去也轻轻，悠扬婉转地从临近黄昏到灯河流转，他们把这么好的时间用在了一段对世间人情的领悟刻画上，在现代都市的商业中心上演着一曲如水纯净的《锁麟囊》。

远望着高楼上那沁人心脾的幽窗，只觉得这紧连着的几个周末犹如梦幻，遥如《聊斋》一般不可思议。那《锁麟囊》从那般欧式建筑里飞来，如怨如慕，如泣如诉，如欢如喜，如游如往。“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闹市尽管闹，闲室自然闲。“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离开的时候，回头望去，空室自空，静处自静，人不见踪，头不见影，那栋大楼在纵横交织的街道中犹如山峰一般沉默无语，往事即将翻过，而我，出了大门，就是真实的琳琅世界，无穷街道，忙碌人生。

后来，我总是坐在黄昏的草地上，在想象里看那栋大楼，“原色入高楼，有人楼上愁。”实际上，在现代钢筋混凝土的楼盘上，处于密匝急促的陡峭空间下，无论如何，既不觉原色入高楼，也没有何愁可上楼，只有时间，只有时间坚韧不懈地匆匆奔走走在人群的前后左右甚至上下内外，其他的“都是浮云”。

时间变了，环境变了，生活变了。我们无可挽留，不可逆转地把过去的一切抛进了时间深处，它再也浸漫不到我们的生活、记忆，再也构不成我们千层万重的人生情感和内在情怀了。过去的一切永远过去，现在才是真实的存在。

“古道西风瘦马，小桥流水人家”，拥挤的都市，几乎风丝不透，空调暖气宝马香车，纵然有些风摇树动，也不知风从何起，风向哪里。  
(南召县一中)

图①、②、③：本报记者 曾碧娟 王聪 摄

# 我们在祭奠什么

苏茵玲



和闺蜜去桃园园里照相，正午的阳光很强。桃林深处，满眼的花儿寂寂地开着，好像来到了一个异度空间的梦境。微风拂过，缤纷的花瓣雨在眼中轻舞，落地无声。原来桃花的死亡是如此静美，美到无法呼吸，美到自己亦不复存在。

卡夫卡说：“生命的意义就在于死亡，因为死亡可以警醒。”当灵魂寄居在身体里来到地球体验生活，在无数个事件无数个未知中，有一件绝对公平的事情，就是死亡在所有的人面前的不可抗拒性。死神就在前方，观察着芸芸众生花瓣一样纷纷飘落，来自虚

无，再遁入虚无。

死亡是什么？对于逝者来说，就是游戏结束。对于逝者的亲朋好友来说，就是警醒。墓碑前的纸灰告诉我们：我的游戏已经结束，你们继续玩吧，好好玩，不要傻到游戏结束时，你们还在拼命挣扎着要继续玩下去，认为自己还可以玩得更好，还有许多不满意的地方需要修复。如果你 100 年让你玩，你结束时是这样的心态，那么再给你 500 年的时间来活命，你结束时依然是这样的心态。这与时间长短无关，与你自己的认知和你当下在做什么有关。最悲剧的莫过于，你这一生的电影已经结束了，你还在扮演的角色中不能自拔，不知道自己只是临时客串一把，你已认同你就是那个角色。

当我们祭奠的时候，我们在祭奠什么呢？

“料得年年断肠处，明月夜，短松冈。”东坡居士在梦中遇见爱妻王弗，重温和她在一起的美好时光。梦醒却是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了。他在悼念自己美好的过去，与王弗无关，因为王弗已不在场。“小风疏雨地，又催下，泪千行。”千古才女李清照，在词里为赵明诚的不在场而落泪。“吹箫人去玉楼空，肠断与谁同倚？一枝折得，人间天上，没个人

# 油菜花开又一春

■ 心香一瓣

孙青松

农历正月月底的日子，晚冬的余威尚存。这时候春风已经吹来，可它来得稀少，来得微弱，来得无力，来得羞涩啊！

寂寥的乡村里，榆树、刺槐之类的落叶乔木，仍旧木然立在冷风的风里。冬小麦返青伊始，怯怯地顾虑着不时袭来的“倒春寒”，不敢张扬。积雪斑驳，尚在野外的低凹处“抱残守缺”。沟坡河岸上逶迤着“墨线”，这无疑是烧荒的遗迹，暗示着无语的凄凉。葛芭草冬眠未醒，蚂蚱隐身潜形。那去年秋末到南国旅居的小燕子，尚未回还，人们翘首南望。

此时呵，与冬麦间作，同行的油菜们，开始放花——如彩霞把浑油的瞳仁擦亮。从村边开到陇上，从城脚开到山下，拉开春花烂漫的帷幕。这是以“油料作物”的名义开的花呵，多么娇艳！这是以“旱地庄稼”的资格绽放的花呵，多么温馨！大地是它的母亲，它是大地的女儿；土壤是它的温床，它是土壤的梦幻。不挑剔土壤的肥与瘠——平原或岗

坡，黑土或黄壤，沙土或砾地……这些都是油菜苗的乐土；不嫌弃地块的大和小——方田或斜地，沟边或河滩，角落或废墟……这些都是油菜花的家园。



图①：油菜花田

菜花绽放，绽放，绽放，无须绿叶们的陪衬；清香四溢，四溢，四溢，俘虜“粉丝”蜜蜂成群。没有一点杂质，一朵一朵地盛开，纯粹的金黄，不曾有许许怪味，一缕一缕地飘散，正宗的幽香。一线又一线的花茎延伸着，给乡村描个“美眉”，让她愈显妩媚；一片又一片的花田扩展着，为田原涂上“唇膏”，使她更加动人。招蜂来采蜜，酿造出甜蜜的生活；引蝶去追梦，传播着“化蝶”的故事。

春的气息扑面而来，暖的感觉从头到脚。哦，就是这样，油菜这位作物的先驱，从“梦醒”时率先“花事”，引领出一个花的季节，遗芳留香——紫荆开了，桃花红了……就是这样，油菜这个庄稼的“秀”儿，从我们的“脚下”最早出发，穿过一个春季的隧道，直奔主题，在春夏之交果实早熟，密匝匝的，又引领出一个收获的季节——麦子黄了，杏子熟了……

啊！油菜花开，又一春。  
(内乡县检察院)

■ 三言二拍

阮直

# 博士宁有种？

原子核裂变，咱的民族精英就越来越多，愚昧的人就越来越少了。

在孔维克的思维中，人也像植物，种子决定生命的形态和质量。可人种的事儿并不单纯按植物和动物的基因遗传呀。记得有个美女明星向爱因斯坦求爱时说，咱俩要是结合了，生出那孩子一定会像我一样漂亮，像你一样聪明。可爱因斯坦更担心的是“若像我一样丑陋，像你一样无知那多可怕”。播下龙种却产出了跳蚤的事儿并不少见。刘备的儿子是阿斗，刘那老爹的身上也没有“皇帝种子”的坏子相。

别说“博士”不遗传，有时连手艺都无法传授。我爷爷是个豆腐匠，可我却只会吃豆腐不会点卤水，到了我的下一代连黄豆苗与冬瓜秧都分不出来了。别以为我家祖上是农民，一代就比一代差，就说那个没文凭的我爷爷吧，他能识别数百种昆虫与植物，甚至连哪种植物的叶面、根茎上爱招哪种昆虫他都一清二楚。这样的本事别说硕士了，连昆虫博士下乡考察时还得拜他为师呢。可是这个基因就不传我，我虽说还听过生物课，每期央视的“动物世界”都不落下，到了知天命

之年，还区分不出犬科、猫科的种类呢。我们如今的知识都是学来的，就像有的网友在网上说“博士并不都是博士生的”，即使皇帝能生皇帝，但并不一定都生明君圣主。

现代医学早已证明，精英生的孩子只能是精英的孩子但并不是精英，也并非将来的精英，更何况如今的假博士不比真博士少，鱼龙混杂，如果假博士也都借着光生了二胎，生下一堆也会沾名钓誉的人，那可就天下大乱了。当然这是我假借“血统论”的论调扯淡。因为我心里明白，就是秦桧的后代照样爱国将领，杨家将的后代照样有草包。

人都是社会的人，人与人在生命的意义上是平等的，“博士”与“平民”他们在人权、生命、生育权上的平等是法律所赋予的。别说如今这一脚能绊倒三五个的博士各行各业都有，就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的生育权，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土地上都应该与每个公民一样，否则的话，就是在践踏司法。  
(广西北海)

■ 诗歌

# 我已不会泪流满面 (外二首)

■ 一地雪

我已不会在深夜醒来泪流满面，即使梦中有小悲伤。而我如此想象着一场泪雨，催开双眸枯萎的花朵。我多么需要——扮一次黛玉，伤心，落泪。但是，对于一块石头我早已失去滋养的能力，和渴望。对于能否装扮黛玉，也需要回归到年少。

我如此如此渴望的一场泪雨，在不经意的经年里消失——因着我的双眸，长久没有品尝，而丧失了，获取泪水的功能。

——就像，一个人坐收阳光却不知道，阳光是因为阴郁才明媚。

## 走进秋天

她已走进人生的秋天，缤纷的落叶携带冬的寒冷。她已不敢提起我。那日渐肥胖的躯体，属于别人，那眼角，新添的皱纹，渐次粗糙的手指，清晨镜子里突然呈现的一根白发。——她令这些与自己无关，是另一个女人拥有的事实。她不愿意想起那个女人是谁。为此，她已经不会使用第一人称……再不像年轻时，那一大把的我纷至沓来。甚至，她想与自己绝交。但为什么，为什么人到中年竟会极端排己？在一个清晨，她蹲在马桶上不由地想着这些。透过窗口，看见乌云、秋风、和雨，它们抱成一团，有一搭无一搭地坠入，她干涩的眼帘。

## 生日

她低低地说着往事。光，像个小精灵调皮地站在她细腕的银手镯上。红茶无声，洒湿了她指缝间的玻璃茶杯。时间停止了。它停止在无限美好中。

偶尔，她漫无目的地瞥一眼楼下。窗外，一排轿车安息路边。无树，好像也无风。西餐厅内，温度渐次升高。到了这个年龄，她抬头是对面的他，低头是一桌美食。到了这个年龄，她知道自己，也只剩下，抬头是对面的他，低头，是一桌美食。

而低低述说着的那些往事，一个个闪烁着迷离。如同此时，室温一样不冷不热。  
(高新区工业园区)

# 春来了

■ 绿叶

玉兰花在枝头响亮地歌唱柳枝染绿了维族姑娘梳着的辫发妆桃花满树的粉苞已在翘首企盼三三两两的喜鹊在河边飞来飞去喳喳诉说这一年的希望

香樟树桂花树依然枝繁叶茂高高的白杨树历经了严冬昂扬成株株静美的素描腊梅无声绽放用暗香维系冬的美丽和春的敞亮

春来了，我爱的人们啊都走出来吧阳光下没有悲伤……  
(宛城区财政局)



图③：油菜花田